

杂技小说《爬杆儿》“技耀”书博会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7月26日至29日,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举行,菏泽籍儿童文学作家大秀携精品力作《爬杆儿》亮相。这部儿童文学作品,聚焦鲁西南传统文化,讲述了几名杂技少年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十年磨一剑,最终带着中国传统杂技艺术“爬杆儿”登上国际大舞台的故事,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适合当下孩子阅读。书博会后,记者对大秀进行了采访,听其讲述自己的创作故事。



儿童文学作家大秀

书香童年 助梦成长

悦读齐鲁,书香中国。7月26日至29日,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举行,菏泽籍儿童文学作家大秀携精品力作《爬杆儿》亮相,该小说聚焦菏泽杂技,传承鲁西南优秀传统文化。

7月28日,江西高校出版社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书香童年 阅享传承”重点童书推介会,推介菏泽籍儿童文学作家大秀创作的《爬杆儿》。《爬杆儿》讲述了一群杂技少年的成长故事,擦亮了传统杂技艺术的璀璨光芒。大秀将传统文化与民风民俗融入血脉,用文字绘制出一幅幅精彩的文化画卷。”江西高校

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袁幸园表示,优秀的图书就像一颗颗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假以时日,定能绽放出绚烂的文化之花。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鲁西南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把这些优秀文化传递给孩子们。”推介会上,大秀围绕为何关注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如何在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上创造时代新文化,如何平衡主题性与文学性以及接下来的创作计划等问题与在场嘉宾进行了精彩的交流。

在谈到为何创作这部以杂技为题材的作品时,大秀说:“菏泽杂技艺术有着

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孩子在苦练武术和杂技。我觉得杂技彰显一种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需要我们传承。”据悉,《爬杆儿》描写了鲁西南几名杂技少年勇于追梦的感人故事,彰显了民间艺人不怕失败、勇于攀登的精神。

最是书香能致远。之前,大秀创作过多部以鲁西南文化为题材的作品,如《皮影班》《大河的歌谣》等,他说:“鲁西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和传承的东西。通过创作《爬杆儿》,我再次向故乡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敬意。”



“书香童年 阅享传承”重点童书推介会现场

小舞台上的大梦想

“杂技和其他传统技艺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艺,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艺术,不少技艺还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如果说多年前前辈们苦练杂技是为了生计,那么现在的孩子们练习杂技则远远超脱这层最原始质朴的意义,他们是为了强健体魄、为了艺术梦想。这也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大秀说。

2009年夏天,他背着单反相机拍摄很多有关杂技人的照片。很可惜,后来电脑坏了,照片也丢失了。大秀说,那阵子他很失落,仿佛丢失了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

“近年来,一个个杂技少年的矫健身影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脑海深处,我对他们的故事念念不忘。我常常想,等时机成熟,我一定要创作一部以那些可爱的杂技人为原型的小说,把他们的动人故事用文字的方式讲述出来。也许,文字比图片更形象、立体、饱满。”大秀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非遗越来越关注,我觉得现在是讲述他们故事的好时机。几经努力,我终于完成这个梦想,写出小说《爬杆儿》。”

“爬杆儿”是传统杂技艺术中的一项经典节目。杂技演员们从头演到尾仅需要一根长长的竹竿。节目通常由两人表演,一人在下面撑杆,

一人爬到杆顶表演各种惊险动作。《爬杆儿》这部以传统非遗文化为主题的儿童小说,讲述了艰苦岁月里鲁西南杂技村孔家班的几个孩子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故事里的几个小主人公为了让梦想开花,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十年磨一剑,最终带着中国传统杂技节目“爬杆儿”登上国际大舞台。

故事中,杂技节目“叠罗汉”在比武大会上的失利、春庆的出走、师傅的病倒等一系列困难挫折,并没有把孔家班压倒,反而让他们越挫越勇。他们经受住种种考验,从磨难中寻求生机,勇敢地站了起来。英勇的杂技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不怕吃苦、努力奋斗、勇于创新、勇于攀登、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气质,也诠释了不忘初心的大国工匠精神。杂技节目“爬杆儿”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音乐、戏曲、舞蹈、体育、武术等元素,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爬杆儿》通过杂技这一非遗传统文化项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非凡的时代精神风貌,同时也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大秀说,“我认为这部作品比较适合当下孩子阅读,我相信这部作品能给予孩子们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重回”童年和故乡

“我笔下的很多故事都源于我的童年和故乡。可以说,我每次创作都是重回童年和故乡,《爬杆儿》这部小说也不例外。”7月29日,大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世纪90年代是黄河滩杂技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那个娱乐活动极其匮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杂技大篷车来到村里进行表演。那些破旧的大篷车上用红色或者绿色油漆,写着‘某某杂技团’等歪歪扭扭的大字。”大秀回忆。

杂技这项表演性运动项目和体操、跳水等体育项目一样,要从小苦练童子功。杂技团里的演员虽然年龄不大,却个个身手不凡。他们为了生计从小背井离乡四处奔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留有他们的汗水和足迹。他们

从不住旅店,从不下饭馆儿,车厢就是他们流动的家,吃喝拉撒住全在里面解决。“每当杂技团离开时,我们总是恋恋不舍。我们问他们下一站去哪儿?他们说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儿是哪儿。话语中透露着酸楚和迷茫。”大秀说。

“年少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向往和想象。所以,我和小伙伴们很羡慕那些周游全国的杂技孩童。杂技人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充满神秘感,我们尝试着接近他们,想从他们身上了解更多的有趣故事。那时候,我们总会从家里拿来热腾腾的馒头、烤红薯或炒花生送给他们吃。馒头、烤红薯或炒花生换来他们的好感,为了回报我们,有个瘦高的小伙子拿着一张废旧报纸变魔术给我们看,一张简简单单的旧报纸在他

手里仿佛被施了魔法,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出现在他的掌心,一会儿被撕得粉碎,一会儿又崭新如初。他看我们对杂技兴趣盎然,有时候也会教我们两招简单的杂技动作。”大秀回忆。

在大秀的童年记忆中,杂技人的表演总是无比卖力,他们从来不怕脏累,不怕困苦。在满是灰尘或是泥水的地面上,杂技人娴熟地倒立、反转、走钢丝、爬杆儿、钻火圈、高空飞人……一个个惊险刺激的节目让人流连忘返,直呼过瘾。“多年以后,我对杂技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杂技是中国古老大地上流传已久的一项优秀传统文化。越是民间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间的,越是充满魔力,越让人为之着迷。”大秀说。